



第二十四章

老巫婆与老傻瓜

我大约过了超过十年的小资悠游日子，应该早已习于安逸了，其实并非如此，我总是还期待着什么，等些什么，自己也不十分清楚，直到民国九十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。

那晚，我们几个年纪差不多的朋友，在一个晚辈的囍宴中相遇，算是难得的凑巧。大家相约宴后到我家去坐坐，免不了地照往例开一瓶奇瓦士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我把前述的感觉说了出来。在座的一位以前曾经是名作家，现在在诚品或金石堂等书店，已很难再找到他的著作。

我把总是在期待着什么的心态说了出来，谁知他立刻铁口直断地说：

「我知道你等待的是什么。」

「是什么？快说。」我真地很想知道。

他故意笑一下，且轻啜一口威士忌，别人也停下酒杯，注意听他的答案。

「是死亡。」他又喝了一大口，「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，除了死亡之外，还能盼些什么？」

登时，全座的老人彷彿被刺到痛处，一个个把酒杯放回桌上，大家的兴致一扫而空，不久，便相继藉词告别，瓶中竟还剩下大半瓶的酒。

我一一送客回来，满怀怅惘，只好再给自己倒一杯，难道，我天天等待、期待的竟是死亡吗？不对吧，死亡应该不用等，当它要来的时候是极为残酷无情的，躲也躲不掉，没有理由等待它。就在我进入微醺状态时，听到一个声音：

「老头儿，你等的是我吧？」

不错，是她，是葵花。满头白发剪得短短的，居然还穿着低胸的上衣呢，活像一个老巫婆，我早已厌她，正确地说是怕她了。在我悠闲的小资日子里，她曾出现过多次，约为一九八九年十月柏林围墙被推倒的那个夜晚，她来，问我，看了电视没有？我说当然看了，她问，你怎么想？我答，很精采，苏联既然解体，东德失了靠山，柏林围墙迟早会被拆除，且补充地说，这都是大时代的浪潮，没人可以阻止。她，只回答了两个字：

「白痴！」

到了二〇〇一年「九一一」事件后，她又出现，问我，看了电视没有，我答，看了。她问，你怎么想？我答，十分精采，如此的世纪大事，如此的电视直播，敌人又如此聪明机智，想到劫持民航机为自杀炸弹。又对她补充说，纽约地标的世

贸大楼，我还曾经登临远眺呢…她未等我说完，也只留下两个字：

「白痴！」

怎想到，此时她竟出现了。

「老头儿，你在等我吗？」果然是她，且如此问。

「等妳，比等死略好一点，又要骂我白痴了？」

「不错，凡是知道自己为白痴的人，大约离开窍不远了。」

「不敢说自己开窍什么的，别再骂我，就感激不尽了。」

「本来嘛，你没听说过某大师在他的一本名著中，藉一个小丑的语调说：『您，该在年老以前先学聪明才是』你早该学会聪明的。」

「无奈生性愚鲁。」

「我问你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到底还在『思想』吗？」

「废话，一个人的思想只有死亡以后才会停止，他们说即使在睡眠状态中，大脑依旧活动的。」

「那么，到底你想了些什么，这么多年了。」

一时之间，我不知怎么回答她，平心而论，我还真地没有想到什么严肃认真的问题。随口说：

「世界和平吧。」

她，露出了一种足以让人战栗的笑容：「用一句电视广告用语，搪塞你的老友，不太过份吗？」

「可是世界和平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吧。」

「老浑球！」

「妳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你除了白痴以外，还是个浑球，越老越糊涂。」

「妳这老太婆，老巫婆！越老越可怕的巫婆！」

空气沉静了一阵，然后他的声音轻轻地飘过来：

「你不思想也可以，难道连回忆都没有了？记得吗？在虢镇的火车上，你为谁难过到脸色苍白？在宝鸡一个寒冷的雪夜，你为什么人垂泪？写『孔雀』时，你尚存着一分对自己无情的鞭策，子女替你贺七十岁生日，你微醺之后说自己是一位失败者，他们都听不懂你话中的含义，可是我懂。我懂得你做作为一名理想主义者，七十岁时多少还有点自责的心，可如今呢？你麻木木木地过着小资的日子，难道不再想到别人了？」

「别说了，我从来就不是只想独善其身的自私者。」

「那你还想些什么？」

「当然是世界和平，人人过安康的生活……」

「老！」他只出口了一个字，后面的

没有说出来。

「妳又要骂人了，是吗？」

「不骂你，只问你。你真的在看世界，想地球吗？」

「我每天都在看。」

「看到了什么？」

「台湾要选总统了，美国出兵伊拉克意料之外地顺利…」

「你这可恶的老傻瓜！」她的声音强大得近乎凄厉，震慑住了我！「美国这么霸，世界能和平吗？」一时之间我竟不知怎么回答。慢慢地定了神，才嗫嚅地说：

「美国霸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苏联垮了，中国虽然在崛起，可是离称霸还远…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声音像拷问犯人，「再说一遍！」

「我说错了什么吗？」我错愕地。

「老傻瓜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中国，两个世界吗？」

「对，一个大陆，一个台湾！」

「可恶！你到底是真地老年性痴呆，还是不肯再用大脑了？中国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富人们，他们拼命浪费炫耀，彷彿在和美国人比赛，看谁更能挥霍地球资源，另一个世界是贫困地区的穷人。富人们招摇，穷人们叹息，这些，你难道都不知道？」

「可是人家都说——」

「说什么？说出来！」

「人家都说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。」

她的脸色骤变，严峻的面庞显得分外峥嵘，冷冷地笑两声才接着说：

「老傻瓜！你竟笨到连这个都相信吗？这是中国人自我催眠的咒语，总有一天要替中国人催出一场大祸来。中国究竟想要怎样？想取代美国？有必要吗？取代

了又能怎样？老傻瓜，没事多用用脑筋，你大概认为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，美国人民生活快乐吗？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的世纪，看看当时英国纺织厂的工人生活，还有矿坑下的童工。更早一点则是西班牙人的世纪，整船整船的黄金运回西班牙去，这又怎样？老傻瓜，你忘了自己说的『我们都是地球人』了吗？一旦进入地球村时代，那一国人的世界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让每一个地球村民，都能受到正义和公平的待遇，并且无人有资格挥霍地球资源，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，都不能浪费挥霍，懂吗？老傻瓜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懂，葵花，你也不必这么生气呀…」

「见你这样，能不生气？再问你，你到底想些什么？」

「还是那句话，我希望世界和平，人人过安康的日子。」

「可恶！也不想想穷人这么多，世界能和平吗？」

「是的！穷人真地越来越多，很难——」

「什么叫很难？是世界和艰难？还是解决穷人越来越多的方法很难？」

「都难，都很难。」

她终于出现笑，不是笑容，是笑声。她紧盯着问：

「来，我问你，你有信仰吗？回答我呀。」

「不知你所指的是宗教还是政治，大约都没有吧。」

「少骗我，我知道你相信过共产主义。」

「我连马克思或列宁的一本着作都没看过，只读过毛泽东的『沁园春』、『咏梅』之类的诗词，这那里算得上共产主义，你不要讥笑我好不好。」

「用不着看亚当斯密的『国富论』，只

需懂得不择手段地赚钱，你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。」

「可是人家都说，二十岁以前不相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，三十岁以后仍旧相信共产主义就是没有智慧。」

「看！不打自招了吧。老傻瓜，可见得你当了小资以后，便以为自己变聪明了，告诉你，若是智慧都用在赚钱上，智慧再多，也比不上一丝丝的良心，懂吗？老友，我知你甚深，你年轻时曾经想，若能让天下人，甚至你曾为之痛心过的那些人，过丰衣足食的日子，你宁愿做忠王李秀成，付出你项上的人头，有这事吗？」

「那只是少年轻狂。」

「可是现在你不这么想了。」

「无济于事，那些幻想都不切实际，办不到的。」

「恐怕不是因为办不到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变成了小资，你自私自利，你怕死

了，对吗？」

「老巫婆！」

「你年轻时尚敢偷偷地相信共产主义，如今看到共产党都失败了，便以为共产思想也没智慧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共产政权不等同共产党，共产党不等同共产思想吗？一个崇高善良的思想，岂容几个独裁者的乱搞便全盘否定？老傻瓜，你仔细想想看，是共产思想没有智慧，还是那些令人厌恶的政客们的可耻？无论人类的文明多么进步，礼运大同篇中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家回的思想，仍旧会是人类社会的普世大法，弱肉强食的掠夺式经济制度你会信仰吗？还有他们便宜行事的社会政策和社福法案，想想看，要等多久才会降恩到几乎占地球人一半的穷人，老傻瓜，说，说呀！」

「葵花，老友！我知道妳是唯一懂得我的人，可是，可是我这么老！」

她，竟然发出噗哧一笑的声音，说：
「人家，忙得都没时间老，而你却声声不离老字。」

「老不老都一样，我看是回天乏术了。有时看到各地的天灾人祸，看到拥有权利者争相抢夺权柄，孤弱无助的亿万民众向谁求助？向何处投诉。越想，心中越不是滋味，越想，便越难以入眠，葵花，原谅我吧，我真地再也做不动什么了。」

「于是你就把日子消磨在麻将桌上，跟着电视机里的傻瓜一块傻笑。可是你知道我的感觉吗？老友，我的心像一把钝刀慢慢凌迟，一刀一刀地，一滴一滴地，滴着血呀！我终生也离不开的好友。」

「我的老友，当我们都年轻时，有过美好的记忆，也筑过梦，尽管回忆几乎都

是酸涩的，梦也未曾成真，但我深信，你没有错，我们没有错，也不是幼稚，对吗？

「老友，你还记否我答应过你的盟誓？我会与你偕老，时间真是无情，怎么这样匆匆，这样匆匆！我们竟已白发满头，双手颤栗，我，不也老了吗？我还答应你，与你偕亡！这一天总会来的，我也会跟你一同随风逸逝。」

「葵花，谢谢你，我辜负了你的期待，妳看得出来，我已经做不动什么了。」

「谁说的？你能。听着，从远处传来的钢琴声为背景，让我们再筑一次梦吧！筑伟大的梦，筑荒唐的梦，筑儿童般地美梦，足以微笑入睡的美梦，让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好的日子…」

*

*

*

*

就这样在脑海中闪过许多年，许多年的玛拉寇斯影子，在葵花的威迫和鼓励之下成形了。有人说，世界的现状是由精神病人管理着精神病院，也有人说，想改革这世界很难，不如用革命。

好了，玛拉寇斯就是一半用「革命」，一半用「疯子」，筑成的大梦。